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December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

一. 导言

1. 1999 年 5 月 27 日，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其声明中（S/PRST/1999/16）要求我就索马里局势定期提交报告。本报告就是根据上述要求提交的，其中叙述了 1999 年 8 月 16 日我递交上一份报告（S/1997/ 882）以来的事态发展。

二. 政治事态发展

A. 建立和平的努力

2. 从我上次提出报告到 1999 年 9 月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提出倡议这段时间，索马里领导人和有关国家政府继续努力寻求索马里问题的解决办法。1999 年 8 月 23 日，组成“索马里和平联盟”的一些索马里领导人赴吉布提，向贾勒赫总统介绍情况，还到亚的斯亚贝巴同埃塞俄比亚当局举行类似会晤。组成“索马里和平联盟”的领导人包括“彭特兰”、“索马里协商机构”、拉汉温抵抗军和索马里民族阵线（索民阵的领导人）。

3. 另一些派别领导人，包括侯赛因·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和奥斯曼·哈桑·阿里（“阿托”），于 1999 年 9 月初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会晤，试图解决分歧。几天后，“彭特兰”阿卜拉欣·优素福上校也抵达该国。“索马里兰”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埃加勒拒绝参加会晤。优素福上校拒绝会见其他领导

人，经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返回索马里，在吉布提会见了贾勒赫总统。艾迪德一行还于 1999 年 10 月下旬赴亚的斯亚贝巴，据报道艾迪德先生同意不再支持据认为威胁埃塞俄比亚安全的团伙。此后不久，艾迪德先生宣布，他解散了索马里境内的奥罗莫解放阵线。

4. 贾勒赫总统在 1999 年 9 月 22 日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讲话中说，他准备牵头再次尝试在索马里实现和平与和解并建立施政结构。贾勒赫总统有感于索马里军阀未能履行在先前谈判作出的允许，强调未来任何进程都应该同索马里民间社会相联系。他还宣布，应该控告军阀犯下危害人类罪，对于阻碍和平进程者应该实行国际制裁。

5. 贾勒赫总统的讲话引起国内外索马里人的积极反响。一些索马里城镇举行了支持该倡议的示威游行。索马里领导人的最初反应也是积极的。“索马里兰”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埃加勒欢迎该倡议。然而，后来其政府同吉布提之间关系恶化，于年底关闭了边界。这个争端于 2000 年 1 月得到解决。埃加勒先生随后访问了吉布提，重申支持吉布提和平倡议。

6. 2000 年 1 月，我的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访问了拜多阿、哈尔格萨和加洛威，同索马里领导人就吉布提倡议举行协商。大卫·斯蒂芬会见了“索马里兰”、“彭特兰”和拉汉温抵抗军领导人。他们支持该倡议，但

是认为需要澄清某些构想和问题。摩加迪沙一些领导人于 1 月发表声明，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埃加勒先生告诉我的代表，吉布提倡议将使索马里“南部”有了他可以与之谈判的领导人。

7. 尽管该倡议还只是一个大纲，但已得到外部行动者的支持。1999 年 9 月 30 日，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索马里问题常设委员会认可了吉布提的建议，发展局伙伴论坛也于 9 月 19 日表示认可。发展局 11 月 26 日在吉布提举行的首脑会议欢迎并原则上认可吉布提倡议。2000 年 3 月 27 日，发展局在吉布提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作了正式认可。2 月 7 日在吉布提举行的发展局伙伴论坛索马里问题联络小组会议上，吉布提当局提出了“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行动计划”总体上看，联络小组对该计划反应积极。

8. 执行吉布提倡议的第一个正式行动是 2000 年 3 月由吉布提政府主办技术协商专题讨论会。贾勒赫总统强调，专题讨论会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在筹备会议方面向吉布提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工具。以个人身份获得邀请、来自索马里全国各地和聚居区大约 60 名索马里人出席了讨论会。我的特别顾问穆罕默德·萨赫农代表联合国出席了讨论会。

9. 专题讨论会除其他外，还建议这一进程应当兼容并蓄，允许祈求和平的派别领导人参与，加强索马里境内和散居地民间社会的作用。关于政府未来的结构，专题讨论会建议采取分权形式，巩固已恢复和平地区的和平；设立一个人权委员会，以监测破坏和平进程的行为；占据他人土地和财产的索马里人离开；重申摩加迪沙是索马里的首都，但也有可能为未来临时政府建立一个临时首都；战斗员恢复正常生活，并将一些战斗员改组成一支国民军。必要时，过渡政府可以要求派遣一支国际部队协助处理安全事项。各位代表还建议更严格地执行安全理事会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强调国际社会必需支持索马里人的未来协定，吁请吉布提派代表团进入索马里筹备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

10. 2000 年三四月间，吉布提政府与各部族和各行业的索马里人进行了进一步协商。摩加迪沙伊斯兰法院

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告诉我的代表，他们的组织完全支持吉布提的和平倡议。一组有影响力的索马里商人 2000 年 3 月访问了吉布提，承诺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会议。

11. 2000 年 5 月 2 日，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第一阶段正式开始，在位于吉布提以北约 40 公里的阿尔塔市召开了一次世袭族长和部族领导人会议。与会者包括来自索马里多数部族和索马里各地的长老。和平会议第一阶段于 6 月 13 日结束。除了致力解决部族之间的和解问题外，此次和平会议还为第二阶段做好了准备，拟订了一个议程和部族代表名单。代表包括政界、商界和宗教界的领导人以及民间社会代表。6 月 15 日，贾勒赫总统为第二阶段举行了正式开幕式。代表总共 810 人，分为四个代表团，每团 180 人，各有 20 名妇女，代表四个主要部族，外加 90 名少数民族联盟代表，其中有 10 名妇女。参加和平会议第一阶段的长老获准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会议，但没有投票权。6 月 17 日，代表和世袭族长一致选举摩加迪沙前任市长和拉汉温抵抗军当时的总书记担任联合主席。还任命了四名副主席，包括一名妇女。

12. 代表在委员会会议和全体会议上进行了 1 个月的审议之后，核准了一个《过渡时期全国宪章》，以指导三年过渡阶段的施政，尤其是选举。《宪章》根据西亚德·巴雷政权结束时存在的 18 个州，规定了各州自治。《宪章》还规定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的结构以及个人权利。这些规定包括在索马里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在议会中为妇女保留 25 个席位。还同意为少数部族保留 24 个代表席位。《宪章》将成为最高法律，直至过渡时期结束时通过一个确定的索马里联邦宪章。它还规定选举一个 225 人的过渡时期国民议会。

13. 8 月初，代表依照《宪章》规定并根据部族提名，选举了议会的 225 名议员。议员选举过程确实艰难，因为在每个部族所分配席位数目上出现了严重分歧。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后来赋予贾勒赫总统以斟酌另选 20 名议员的权力。当时认为这样做是缓和紧张关系的一个办法。

14. 过渡时期国民议会于 8 月 13 日首次召开会议，几天后又选举阿卜杜拉·伊萨克担任议长。总统选举提名结束时，提出 45 名候选人，其中 16 人进入了 8 月 25 日竞选。8 月 26 日，阿布迪卡西姆·萨拉德·哈桑赢得选举，翌日在阿尔塔举行仪式宣布就任总统。出席就职典礼的包括吉布提总统、厄立特里亚总统、苏丹总统、也门总统和埃塞俄比亚总理。除了驻吉布提的外交界人士外，法国、意大利、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沙特阿拉伯的高级官员以及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发展局的高级代表也列席就职典礼。我的代表宣读了我的贺信。

B. 过渡时期议会和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活动

15. 哈桑先生在 8 月 28 日向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代表发表的讲话中要求拥有武器的人把它们交出来，并说他的政府将协助前民兵恢复正常生活，其中有一些人将并入新建的索马里军队。8 月 30 日，哈桑先生率同过渡时期国民议会成员访问了摩加迪沙和拜多阿，受到大批民众的欢迎。

16. 哈桑先生前往开罗，向阿拉伯国家联盟部长级会议讲话，并会见埃及官员。他随后飞往纽约并参加千年首脑会议和大会一般性辩论。哈桑先生或其总理此后又访问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也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哈桑先生也参与了 2000 年 10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和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多哈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首脑会议。

17. 哈桑先生出席了 11 月 23 日和 24 日在喀土穆举行的发展局首脑会议，它是 1991 年以来获准重新回到该组织并获得索马里席位的头一个索马里领导人。索马里紧邻接纳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是该国回到各国大家庭的一项重大发展。

18. 10 月 8 日，哈桑先生宣布，他任命阿里·哈利法·加莱德担任总理。紧接着，加莱德先生又任命穆罕默德·赫里“布巴”担任外交部长。过渡时期国民议会成员在 10 月份头两个星期回到摩加迪沙。总统及其总理于 10 月 14 日返回。接着的一个星期里，加

莱德先生宣布副总理和 22 名部长的任命。任命的人选都是男性，包括各大部族的代表，并有一人来自少数族裔团体。一星期后，总理又宣布 45 名助理部长、5 名国务部长及贝纳迪尔州（大摩加迪沙）州长，其中有 4 名为女性。

19. 哈桑先生优先处理摩加迪沙的安全情势。设立了一个安全委员会。各种民兵的复员和解除武装据报正在进行之中。正在成立警察部队，目前它由索马里商人的捐款资助。10 月 17 日，哈桑先生任命全国复员局局长，他在第二天被据指称同反对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的军阀之一有联系的一名枪手杀害。

20. 在哈桑先生呼吁各有关实体提供协助，调解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同不肯加入和平进程者之间的分歧之后，意大利政府派遣特使同“索马里兰”和“蓬特兰”的领导人协商。他们在摩加迪沙向哈桑先生报告调查结果。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两次接见来自摩加迪沙的各派领导人。11 月 18 日至 22 日，哈桑先生在也门。11 月底，哈桑先生访问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报告指出，利比亚领导人表示愿意协助和解进程。

C. 索马里领导人对吉布提倡议的反应

21. 2 月上旬，紧接着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埃加勒 1 月 18 日往访贾勒赫总统和核可吉布提倡议（后来改称阿尔塔和平进程）之后，有 60 名“索马里兰”议员谴责倡议，并据报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出席会议的任何“索马里兰人”将被视为叛国和应处以死刑。两名“索马里兰人”在前往吉布提之后被监禁在哈尔格萨。8 月 28 日，埃加勒行政当局颁发一项法令，给予“全国”安全委员会广泛的权力，授权它除别的以外可以撤消人身保护令状和禁止公众示威。9 月 17 日，伯贝拉的法庭以出席阿尔塔会议的罪名判决苏尔州 Dulbahante 部族的一名年长的世袭族长入狱七年。这名领导人后来获得埃加勒先生的“赦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一名代表出席了审判。以类似的方式，埃加勒先生拘禁了参加阿尔塔会议的阿卜杜勒·卡迪尔苏丹和另外五人，后来也在 11 月 19 日“赦免”他们。

22. 4月14日,吉布提派遣代表团前往“索马里兰”,向埃加勒先生作了简报,并争取他的参与,但代表团在哈尔格萨机场被禁止下机。埃加勒先生在回应哈桑先生当选总统一事时说,他只会同对索马里南部各州拥有合权利的人进行谈判。在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休会之后,由“索马里兰”“外交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国外访问,包括前往纽约,解释“索马里兰”的立场。

23. 3月23日,优素福上校说,“蓬特兰”撤回对阿尔塔和平进程的支持。除别的以外,他反对他所声称的“亲手挑选”前往技术协商专题讨论会的代表;吉布提不愿接受关于“积木”办法合法性的意见;秘密举行会议;和强加决定。在优素福上校发表讲话之后,“蓬特兰”的一些主要市镇出现示威游行,赞成和平进程。吉布提政府否认“蓬特兰”当局的指控,并重申该进程属于所有索马里人。

24. 4月18日,吉布提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加洛威,向“蓬特兰”长老和行政机构作出简报。优素福上校最后同意,长老们可以前往吉布提出席会议的第一个阶段。“蓬特兰”长老中的一些人回到加洛威,表面上是说向其民众作简报,但并没有回到阿尔塔。6月17日,优素福上校宣布,“蓬特兰”代表团已撤出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并说仍然留下来的人并没有人民的授权。阿尔塔会议之后,他坚称,“蓬特兰”并没有参与会议,它将不承认其成果。然而,他向联合国索马里政治事务处(联索政治处)保证,除非受到哈桑先生部队的攻击,他将不会诉诸武力。

25. 尽管各小部族的代表全面参与阿尔塔会议,但来自摩加迪沙的若干派别领导人不肯参加会议。吉布提政府好几次派遣代表团前往摩加迪沙。后来,摩加迪沙派别领导人,包括侯赛因·艾迪德和阿里“阿托”拒绝接受阿尔塔会议的成果。有些领导人威胁说,将不准许哈桑先生进入摩加迪沙。6名摩加迪沙派别领导人在10月30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控哈桑先生采取会“挑起灾难性战祸”的步骤。声明签署人声称,他们都是“和平人士”,除非被逼,他们不打算在摩加迪沙战斗。他们对摩加迪沙商人运进钞票表示遗

憾,并说只有“包容各方的政府”才能开放摩加迪沙海港。

26. 10月25日和26日,“蓬特兰”领导人,拉汉温抵抗军和索马里爱国运动在加洛威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索马里应当是一个联邦国,由下列各国组成:“蓬特兰”国、西北国(“索马里兰”)、中央国和西南国(由下谢贝利、巴伊、巴科勒、下朱巴和中朱巴各州组成)。这些人呼吁召开一次民族和解会议和组成一个技术委员会以起草宪章。他们又吁请有关国家政府协助现存和将成立的“州国”。

D. 联合国的作用

27. 1999年9月1日、12月3日和2000年4月24日,负责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在纽约召集了索马里问题外部行动者大使级会议。吉布提政府代表向会议介绍了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的情况。在会上发言的大使一般支持吉布提的努力并吁请其他人也这样做。

28. 联索政治处继续监测索马里的政治局势,鼓励索马里领导人和国际社会协力恢复该国和平。应我的请求,我的代表于2000年2月1日前往吉布提帮助和支持吉布提的工作。他停留在吉布提、直到进程结束为止。在整个进程期间,联合国索马里小组的同事,包括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及人权干事,不时参加联索政治处小组的工作。

29. 在《吉布提行动计划》启动之前,联索政治处于1999年11月16日在内罗毕召集论坛,索马里背景各异的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派别领导人以及民间社会和少数群体的代表。也有外交团体及吉布提政府的成员到会。这个论坛使索马里人有机会当着国际社会代表的面表达意见。发言的索马里人有对吉布提提案的某些方面提出批评的,但绝大多数人都欢迎这一新倡议。

30. 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在其职权范围内提供技术援助,以此推动和平进程。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紧急状况教育和康复方案支持的一个吉布提非政府组织——发展并活跃文化协会

——于2000年5月5日至10日在吉布提举办了第一次非洲之角区域音乐节，作为针对索马里的宣传和平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来自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的艺术家在吉布提人民宫表演，并在阿尔塔为会议代表演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为会议本身的各方面提供了技术援助。

31. 在吉布提进程中，我的特别代表数次尝试同“索马里兰”行政当局接触。2000年3月8日，他访问哈尔格萨同高级部长们谈判，没有取得结果。7月，他成功地促成贾勒赫总统同埃加勒先生进行直接会谈。令人遗憾的是，会谈并未导致埃加勒行政当局参加阿尔塔会议。9月，他力图鼓励埃加勒先生同哈桑先生对话。埃加勒先生对我的代表称：只要哈桑先生继续声称是全索马里的总统，他就不会同他会谈。

32. “索马里兰”和“蓬特兰”的行政当局威胁要惩处这两个区域出席阿尔塔会议的个人；由秘书长任命，与索马里人权问题有关的独立专家对此表示关注。独立专家7月10日发表新闻稿，提请注意“索马里兰”当局采取行动、逮捕前往吉布提参加会议的25人并试图把他们遣送回“蓬特兰”。独立专家还提出了一军官据称因反对强行遣返希望前往阿尔塔的马杰尔腾领导人而在“索马里兰”被杀害的问题。

33. 在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期间，我一直同贾勒赫总统保持联系，他同我谈了对阿尔塔实现的进展的评估。他要求我为和平努力争取支持、包括财力援助。至本报告发表之时，冰岛、挪威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已对我的呼吁作出了积极回应，我向它们表示感谢。

三. 安全情况

34. 索马里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安全情况仍然相对平静，偶而发生抢劫事件和其他犯罪行为。在该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安全情况继续不稳定，有时还极度紧张。海岸区的延伸部分，例如Galcyo与Adado之间地区不在任何有效地区当局的控制之下。这些地区继续受海盗控制，国际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危险性很高。该国的某些地区，包括基斯马尤附近地

区，可以说处于无政府状态。其他地区也不时有发生局部冲突。这些冲突涉及盖多地区马雷汗人部落内部的战争下谢贝利州地区拉汉温抵抗军、迪吉尔人救世军与哈布尔-格迪尔人民兵之间的冲突。

35. 摩加迪沙的抢劫活动猖獗。没有一个当局维持法律与秩序。该市的重要地方继续处在不同派别的民兵控制之下，其中包括仍然关闭的海港和机场、前政府大楼以及主要市场。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对大摩加迪沙地区的控制有限。11月12日，过渡时期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在摩加迪沙的寓所中死于一起明显的政治暗杀。

36. 几名索马里援助工作人员在审查期内献出了生命。1999年8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雇用的一名索马里人Qasim Aden Egal在中朱巴的Hargeisa Yarey村遭杀害。9月13日，担任荷兰非政府组织Memisa行政官员的一名索马里人Farah Ali Gurhan在Garbaharey他的办公室内遭到索民阵枪手的袭击中弹死亡（共有10人死于这次战斗）。9月15日，索马里匪徒伏击一辆运送高级卫生官员和当地工作人员的儿童基金会车辆，打死了Ayub Sheikh Yarrow Abdiyow医生，另有5人受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于医院。这一事件发生在中谢贝利州的Jowhar附近。10月18日，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的两名国家干事在Galgadud地区El Bur遭到枪击。他们安全撤离该地区。

37. 1999年9月11日，一名英国公民麦克莱恩沿索马里东北海岸驾船航行时据称遭海盗杀害。2000年6月6日，一名为德国技术合作署工作的德国国民迪特尔·克拉泽曼在“索马里兰”的Burao遭杀害。6月8日，欧洲委员会人道主义方案使用的一架飞机在Merka降落时遭火力袭击，机翼被击中。6月15日，一枚手榴弹被掷入意大利非政府组织Cooperazione Internazionale Per Lo Sriluppo的院内。根据一些报道，这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企图阻止庆祝非洲儿童日所为。没有人在该事件中受伤。

38. 7月26日，设在巴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反饥饿行动组织的两名工作人员，法国国民Fransoise Deutsch

和英国国民 John Ward 在摩加迪沙遭绑架，被扣为人质。据报道，他们在经过有哈桑先生及其安全顾问参加的谈判之后于 9 月 18 日获释。虽然据报道没有支付赎金，但联索政治处得到的报告表明当地商人参加并支助了释放人质的谈判。

39. 1999 年 8 月，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宣布禁止肯尼亚和索马里之间的一切空中旅行。此前，陆地边界已经关闭。虽然莫伊总统最终取消了这些禁令，但他表明这些禁令是针对越来越多的武器从索马里流入肯尼亚而实施的。10 月 4 日，哈桑先生对武器自一个未指明国名的邻国流入索马里表示了关切。

四. 人道主义情况

40. 从 1999 年底直到 2000 年第一季的严重旱灾结束之后，索马里大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需要已大量减少。这种变化自 6 月就发生，主要由于出现有利的环境情况。结果，估计面临粮食不足的索马里人从 750 000 人减至不到 400 000 人。为了对付这种情况，联合国各机构现在正拟订援助战略，以促进贫穷和流离失所人民中期恢复生计。虽然仍为时过早，还不能宣布使几百万个索马里人的生活易受气候、经济和安全情况不确定之害的危机周期已结束，但是救济需要已减轻，援助机构因而能集中注意预防紧急情况及支助当地以社区为基础的紧急状况准备工作和应对倡议。

41. 在 1999 年 12 月到 2000 年 4 月的漫长干季期间，Gedo、Bakool 和 Hiran 北部地区被认为是索马里受旱灾影响最严重地区。在索马里南部进行的无数营养调查汇报了综合营养不良率超过 20%，而通常将综合营养不良率达 15% 当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临界值。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粮食计划署已成功地改进分配的数量和时间，以便更好地配合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粮食安全评估股所提供的地区一级的粮食需要估计数和儿童基金会营养评价的结论。粮农组织同样成功地分配种子和工具，协助建立雨育和灌溉农作的生产力。此外，由于在索马里出现营养不良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粮食不够，因此探讨有关因素——特

别是卫生条件、获得用水和医疗服务的情况——的部门间援助成为联合国协调活动和儿童基金会补充喂养方案的重点。

42. 4 月底到 5 月第二个星期为期三周的大量雨量导致在大部分地区建立良好作物基础、改善获得用水的情况以及牧场恢复生机。在 8 月，外地报告证实了这些大体上积极的成果。季节性作物产量（估计为 214 000 公吨）与战后平均产量（175 000 公吨）相比是好的，但与战前产量（350 000 公吨）相比仍不好。到 9 月底，收获使大部分地区的粮食市价下跌。然而，仍令人关切的是一些地区得到的雨量少于平均数，特别是下朱巴、中朱巴和盖多等地区。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前景大大取决于 2000 年 11 月短暂的雨季的好结果。自 11 月末以来据报在中谢贝拉和下谢贝拉发生水灾，这可能是重大紧急状况的前兆。

43. 虽然在全国一级人道主义关切可能已减轻，但局部的脆弱仍存在。截至 10 月，外地报告表示，对索马里南部许多社区而言，丰收可能只提供暂时的喘息。如未能进一步改善其生计，未来几个月内许多社区将面临更多粮食和水的不安全的情况。造成赤贫的长期过程——包括土地让渡、国内流离失所、经济崩溃和生产基本设施的破坏——对所有家庭的影响不是一样的。这些过程使索马里社区内富裕家庭和贫穷家庭之间的生计状况形成阶层，在人道主义需要的分配方面引起严重不平等。流离失所人士和其他赤贫群体散布在资产较多和生活水平较高的人民当中，使国际社会较看不到他们的困苦，同时减少人道主义对策觉察到的迫切。

44. 反饥饿行动组织在 6 月说明一个例子，就是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内也有不同的人道主义状况，反饥饿行动组织对摩加迪沙的国内流离失所人民进行了营养调查。该调查评估了在‘绿线’各边 60% 的国内流离失所人民。观察到综合营养不良总数为 12.9%，包括 2% 严重营养不良。这比 1995 年上一次调查减少很多，上次调查查明综合营养不良率为 26%。随意观察看出在摩加迪沙南边的情况比在该市北边的差。预料该市非国内流离失所人民的居民状况一般较好，但是该调

查（以及援助机构的活动）未能触及的那些国内流离失所人民的状况较差。

45. 在中东爆发据记载有史以来第一次裂谷热之后，9月19日沙特阿拉伯政府宣布对来自非洲之角的牲畜进口实施禁运。阿拉伯半岛上的所有其他国家都学沙特阿拉伯的作法，禁止活的动物和经加工的肉类进口。迄今在索马里不论在牲畜或在人类都未查出裂谷热的个案。因为这次对来自非洲之角的牲畜进口的禁止比上次在1998年的禁止更全面，涉及更多国家和所有牲畜种类，对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严重。截至10月，报告指出在北部和中部地区牲畜价格剧烈下跌。由于限制贸易机会，这项禁止必然会减少就业机会，还会影响在经济各领域获得其他重要收来源。

46. 霍乱是索马里的地方流行病，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会爆发，1999年12月又在索马里复发。该流行病的高峰期是在2000年4月15日至21日这一周，当时有1 022个病例和145人死亡的记录。今年的病例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在Bay地区的Dinsoor区，据报死亡率达25.8%。4月和5月大雨之后，发病率在索马里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下降了，直至6月所有霍乱治疗中心关闭。在1999年-2000年间，索马里18个地区有9个爆发了流行霍乱。在具有强大医疗技术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在地区，病例低死亡率证明其抗霍乱准备和应变措施强。所幸的是，通常受霍乱影响人口最多的地区（如摩加迪沙和基斯马尤）都有这些机构驻扎。在有非医疗国际非政府组织或根本没有任何机构存在的地区，抗病准备低，病例死亡率高。农村地区就是这种情况，那里霍乱病发是爆炸性的，但却是短暂的。为应付将来霍乱病发的情况，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内达成一致意见，为来自较少经验的主要机构的国际和国内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并成立一个保健专业人员小组，协助无法得到任何援助的地区制订控制措施。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2000年在盖多和Bay地区采取了这样的主动行动，尽管一些地区的冲突阻碍了进入。

47. 联合国机构和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的伙伴进行的卫生监测在7月确定Kala Azar流行病影响到南索马里大部分地区。Kala Azar是一种免疫抑制病，95%的病例在6个月内证明是致命的。由于临床表现模糊，Kala Azar症状和结核病，爱滋病，疟疾或其他疾病混淆。尽管由于资源和使用条件有限，这种流行病影响的程度还不能确定，但是从下朱巴和盖多到巴科勒地区已发现几十个病例。医师无国界协会已带头进行评估，实验室试验和药物供应。在巴科勒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医师无国界协会的“盖多小组”还提供治疗。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通过采购新试验材料和培训驻地医疗人员支助这些努力。

48. 除了每年病发的霍乱和正开始病发的Kala Azar流行病之外，过去一年索马里还没有报道任何新的疾病。然而，结核病和麻疹的盛行也持续令人关切。作为反应，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加强了免疫方案拟订工作。除了防止病发之外，这些机构还通过增加提供公众服务将医疗援助集中到支持家庭资源基地去，如供水，教育和卫生，并减少家庭的必要开支。在用水和环境部门开展的其他活动中，儿童基金会还继续增加社区饮用干净的水，并通过恢复城市用水系统，维修井眼和手挖井，在小学建设厕所，并与全国的用水和卫生委员会一起进行卫生洁净控制工作来改善卫生条件。

49. 长期发展的的工作还集中在西北（“索马里兰”）和东北（“蓬特兰”）地区。联合国机构通过各个项目协助两个北方管理当局提高善政，加强它们计划，公众管理，经济管理，执法，排雷及城市规划能力。索马里的重要贸易基础设施——机场，海港和电信——的有效管理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也是地方管理当局的主要收入来源。联合国机构提供技术援助以提高这些主要设施的效率，并鉴定具体发展需要供双边捐助国考虑。在这方面，联合国与地方当局及其他国际行动者密切合作，为商业发展提供有利环境，以此减少失业，并支持持续的和平与稳定。联合国机构还协助私营和公众部门扩大贸易和各地区市场间的交通运输联络线。

50. 此外，联合国机构还加强了索马里南部的参与办法和预备重建的工作。平均来说，10 个学龄儿童中只有 1 个入学。在过去的一年间，儿童基金会重建了 70 所学校，因而扩大使 12 000 儿童接受教育。此外，儿童基金会，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在组织和支持当地的和平资源方面发挥了作用，特别是把重点放在妇女组织上。

51. 随着粮食安全条件的改善，索马里人民在阿尔塔举行的索马里全国和平会议结束后正寻求从建立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中受益。联合国机构通过 2001 年机构间联合呼吁开始计划进程，并与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合作者加强协商，以制订支持民生即时需要和向和平，稳定及尊重人权持续过渡的战略。尽管安全情况仍然脆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事态发展影响索马里的总的人道主义情况。然而，安全条件的确继续阻碍援助机构进入南索马里的许多地区。

52. 鉴于索马里长期存在冲突，经济崩溃，媒体报道缺乏和捐助疲劳症，对以前呼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作出的反应是有限的。2000 年机构间联合呼吁到目前为止收到了所需要的资金的 60%。保持和恢复民生所需中长期计划筹获的资金不足。作为未来紧急情况缓冲所需的援助，如恢复用水来源，维修河堤，教育计划，根除对女性生殖器官的残害，艾滋病毒/艾滋病感染的防预和牧区资产的保护，这些都还没到来。

五. 意见

53. 关于索马里和平的吉布提倡议是一个进程，贾勒赫总统在发展局成员国政府的授权和支持下推动这一进程。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欧洲联盟也支持这一倡议。

54. 吉布提进程旨在提供比以往各项建立和平工作更广泛的基础和更有力的合法性。来自全国各地的索马里长者、部族代表积极参与就如何踏上索马里和平之路进行的讨论，索马里妇女也第一次参与。这是过渡时期全国政府进入该进程下一阶段时的重要资产。

55.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现在设在摩加迪沙。开始在索马里的土地上开展进程建立自己的地位并扩大势力范围。至 2003 年为止有三年的时间从事建立永久施政安排的筹备工作。这一期间内必须由新当局处理政治、经济和发展方面的基本挑战。它们必须完成建立统一和谐政府的任务。它们也须筹备民主选举。

56. 与此同时，索马里在重建和发展方面面临大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有这么长的时间陷于无中央政府状态。目前也没有任何国家比索马里穷。根据开发计划署《1998 年关于索马里的人类发展特别报告》，按社会经济指数看，索马里退居全世界人类发展指数的末尾。一连串的内战、国家瓦解和无政府状态造成彻底毁坏。要从长达十年的无国家和冲突状况中恢复正常不但要重建政治社会，还要彻底重建国家的基本设施。

57. 索马里的一些政治家和领导人不参加吉布提进程已给新当局带来两个迫切的挑战，如何将反对和平进程及其结果的人士纳入这一进程内，有些反对者备有大量武器；以及如何与“索马里兰”和“蓬特兰”境内的当局建立关系而又不损及这两个地区的相对和平与稳定。关于后者，基本挑战是如何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使过渡时期全国政府与这些当局之间作出实际可行的安排。

58. 我欢迎哈桑先生承诺以和平手段取得进展。我希望各方索马里人尽一切努力以和平而富有建设性的办法为共同利益解决剩余问题。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应作好准备协助索马里人民实现这一目标。

59. 过渡时期全国政府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来拟订综合发展计划和在国际认捐会议上寻求国际资金支助。然而，甚至在举行这种会议之前，就迫切需要紧急援助，特别是在复员、解除武装和修复基本的基础设施方面。把在邻近国家避难的几十万难民遣送回国将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60. 联合国各机构正在拟订计划，以便在其各自主管的领域协助索马里的重建和复原。一项在索马里支助施政和建设和平的业务计划“第一步”已于秋季在内

罗毕启动。它是由所有联合国驻内罗毕机构在联合国区域和人道主义协调员的主持下拟订的，并同由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关切索马里局势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总括性伙伴机构索马里援助协调机构进行了充分协商。我向可能捐助者呼吁，请它们毫不延迟地捐献执行该计划所需的资源。

61. 如同我在关于索马里的上一份报告(S/1997/135和S/1999/882)中指出，为索马里设立一个信托基金将是国际社会作出承诺，支持在索马里寻求和平的重要指标。因此，预料到会员国将提供政治和财力支助，我打算设立一个索马里建立和平基金。

62. 我在上一份报告(S/1999/882)内促请国际和国家金融机构及捐助国政府提出创造性的机制处理索马里问题。当时还没有已设立的国家体制。今天情况已有所改变，过渡时期全国政府向布雷顿森林机构提供机会建立伙伴关系以重建国家和私营体制。我希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迎接这个挑战。

63. 鉴于贾勒赫总统在2000年9月14日要求安全理事会设立一个联合国索马里建设和平特派团，我打算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提案阐述联合国能如何帮助在索马里巩固和平。我希望这个特派团将以索马里为基地，并设想其主要职能在于协助完成和平进程。联合

国安全协调员办公室将积极参与拟订联合国驻索马里机构迁移的备选方案。

64. 鉴于目前的安全情况，只有在已在首都设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治安当局之后才有可能将联合国工作人员安置在这个城市。如果海港和机场的所有交通运输都恢复充分运作并保证可以自由而安全地进入该市所有地区而无须过“绿线”，将是有利的信号。

65. 索马里人民在应付我所概述的挑战时需要获得国际社会富同情心的谅解和支助。在索马里境内寻求和平与繁荣将不会一帆风顺，和平也不会一蹴而就。由于开展吉布提进程，在寻求索马里和平方面已向前迈出一大步。对索马里和国际社会而言，现在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继续推动这个进程。

66. 我要表扬并热烈称赞吉布提政府和人民为使索马里实现和平与和解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这个小国家肩负重担，它自愿并出色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也要赞扬我的索马里问题代表戴维·斯蒂芬先生不断努力支持吉布提倡议，当然也赞扬整个联索政治处和联合国队伍在索马里发挥的积极作用。